

## 第九章 大劈棺與小手段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依範閑的性情，打完架後自然就要趕緊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媽，但是萬萬沒料到範若若竟然瞪了自己一眼。似乎妹妹嫌自己出手太重了，他隻好苦笑著搖搖頭，看著妹妹掏出手帕為葉靈兒擦拭流血的鼻尖。

“這葉靈兒的小鼻尖兒倒是蠻漂亮的，隻可憐這時候像個流鼻涕的小破孩兒。”

“葉重家也姓葉，老媽也姓葉，當年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一直互瞧著不順眼，如今我與葉靈兒也互瞧不順眼，看來是長輩遺風。”

其實範閑是個很沉穩的人，但此時場麵尷尬，一時又不方便走開，所以隻好想這些有的沒的，來掩飾一下自己的情緒。

...

許久之後，哭哭啼啼的葉靈兒終於在範若若的安慰下平靜了些，再看著範閑的眼睛除了恨之外便多了一絲敬畏。她畢竟是葉家女子，技不如人，也不會多作糾纏，竟是掙紮著向範閑行了一禮，表示認輸。

見對方磊落，如此一來，倒是範閑有些不好意思，咳了兩聲，隨口問道：“你剛才用的什麼掌法？”

“大劈棺。”葉靈兒抽了抽鼻子，揚臉倔強回答道：“我認輸，但這隻是我學藝不精，與我葉家家傳武藝無關。”

範閑此時才覺得這姑娘終於有了一絲可愛之處，笑著說道：“大劈棺的名字好，看來是流雲散手的簡約版，姑娘能有這等武道修為，已是不易。”

這花花轎子眾人抬，有麵有人抬了，後麵也得有人抬一下。所以葉靈兒捂著滲出血絲的鼻子，哼了兩聲，問道：“你用的什麼招數。”

葉家一家皆武癡。葉靈兒此時不急著找回場子。卻急著要知道對方這詭魅又很難想像的手段究竟是什麼招數，慶人好武，但從來沒有誰像範閑這樣，隻是依靠著自己的真氣、速度、判斷，後發而先至，仗著自己對人體構造的了解，攻擊敵人從來不會在意的部位，從而獲得積少成多的勝利這種手法葉靈兒確實是從來沒有見過。但她叔祖倒是見過的。

範閑一怔，心想自己這套黑拳似乎不算什麼招數，微一心動：“都隻是些小手段。葉姑娘快去治傷吧。”

這些手段是五竹教授他的殺人技，費介教授他的識人術，再加上牛攔街時初次運用的心得，雜合而成的一套技法。範閑將這取名為小手段，確實名如其實。

後來範閑的小手段也在京都出了名，成了某種能夠上武道必修書的名目，這卻是此時的範閑所無法想像到的。不然他一定會取個“澹州折梅手”、“司南六陽掌”之類風花雪月的名字。

不過今天小手段總是勝了大劈棺

京中這種“武道切磋”雖然大都是在府裏進行，但畢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。所以範葉兩府並未因此而如何，認輸的葉靈兒悻悻然離去，隻是離去之前，堅持要將自己腰畔的彎刀遞給範閑。說是比武認輸後的彩頭。

坐在馬車裏。範閑苦笑著把玩手中的彩頭，心想沒來由的和個小姑娘打一架。說不定還會得罪葉府。範若若似乎猜到他在想什麼，微笑說道：“不礙事的，葉府子弟好武，天下皆知，不然也不可能出了位大宗師。葉重大人持身甚正，更不會因為這種小事情生氣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也不全然是因為此事煩惱，隻是覺著挺無稽。”

範若若啾啾一笑問道：“先前哥哥拒絕與她決鬥，倒真是讓人意外。”

“意外？是擔心京都裏的人認為我怯懦？你先前也說過，她隻是個七品高手，而我是個連八品高手都殺死了的怪書

生。即便我不與她交手，難道京都裏的人還會認為我是怕她？”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雖然說刀劍確實比言語有力量，但如果隻用言語就足夠羞辱打擊對方，那何必再動刀動劍的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忽然一拍大腿，懊惱道：“得，都已經打了一架了，再說這些也沒甚用處。”

範若若噗哧一笑。

範閑好奇問道：“為什麼葉家小姐總看我不順眼？”

“妹妹不知。”範若若略想了想後應道：“大概最先前就覺著嫂子要嫁給你，就是件極難過的事情，後來雖然不存在這個問題，但是我們又騙了她一次，等於是借她的幫助才能讓你見到嫂嫂，她有些咽不下這口氣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所謂手帕交之間是沒有秘密的。”

“關鍵是費大人的學生。”範若若繼續解釋道：“哥哥上次用的就是這個名頭，如今似乎很多人都知道咱們家與監察院陳大人的關係不錯，可能是因為這事漏了馬腳。”

範閑心頭一凜，心想不會讓別人從這件事情裏猜出什麼吧？不過轉念一想，葉家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，在京都數月，就憑眼前所見，似乎京都人早就已經忘記了當年的事情。

範若若此時遞了張紙給他，他接過細細一看，便揉成了一個小紙團扔出車窗去。紙上是婉兒寫的幾句話，今日來別府的主要目的，就是想找未婚妻商量一下，馬上要去拜見老丈人了，應該提些什麼東西。雖然林婉兒從小與宰相並沒有生活在一起，但畢竟是父女，總比自己這個外人要清楚許多。

第二日，天光微暗，有烏雲臨城，稍減陽光之熾，卻讓京都更添蒸籠的感覺。

範閑抹著汗，蹲在夾竹道的街沿上，細細挑揀著攤子上的貨色。夾竹道是京都古董玩物集散地，對這些事物有興趣的人，每逢天氣不錯的時候。都喜歡來這條街上淘淘。範閑學著行家的作派。一腳踩在路肩上，一腳踩在攤子牛皮紙的邊上，手指在人攤子上亂動著，大半個時辰了，卻沒個最終的結果。

攤主有些急了，隻是看他穿著確實是位大富大貴之人，所以不好多說話，隻得賠著笑道：“這位公子。您究竟想瞧些什麼貨？”

“鼻煙壺。”範閑有些無奈開口，婉兒說宰相大人這些年來最大的愛好就是玩鼻煙壺，所以他今兒就指望能淘個好的。哪裏料到竟是將眼都看花了，也沒瞧見能入眼的。

“得，您算是找準地方了。”攤主眼睛一亮說道：“我這兒青花釉的，翡翠的，琥珀的，要哪種有哪種，尤其是翡翠好，大好。您瞧這個。”他拿起一個小立壺，壺色青潤微黃，“瞧見沒？黃楊綠的，雖然年代不敢稱久遠。但質料作工可沒得說。”

“有祖母綠的沒？”範閑心想得挑個最貴的才行。攤主為難說道：“祖母綠太矜貴，用來作鼻煙壺，那是宮中才有的製式。雖然如今不怎麼苛求這個，但如果想在夾竹道上尋個祖母綠的鼻煙壺，那就有些難處了。”

攤主為人極好，竟是給範閑指了指街頭一家大店，說如果要尋祖母綠的鼻煙壺，便隻有往那家去。

範閑謝過，又放下塊碎銀子拿了片不知真假的碎瓷片，才起身離去。王啟年在一旁看著，臉上浮起一絲微笑，心想這位大人對待販夫走卒之輩倒是無比溫柔，而且關鍵是心細如發。

入那大店，迎面便是一陣清風撲面而來，定睛一看，卻是一拉線屏風扇正在不停地搖著，範閑大為讚歎，竟是不急著問鼻煙壺，先揪著店老板問清楚了這扇子是誰家賣的，一問之下才知道，原來是去年出的新貨，店老板與那商家有些交待，所以擱在門廳裏當活廣告。

問清楚那商家的地址，範閑才開始詢問鼻煙壺的事情。店老板上下打量了範閑兩眼，從衣著上確認了對方荷包의 深淺，這才入後房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個盒子，放在桌上打開。盒中鋪著碎紅錦，綿軟至極的材料在著各式材質的鼻煙壺，防止打碎。老板也不怎麼說話，很幹脆利落地問道：“要好的，還是要最好的。”

範閑喜歡這種感覺，微笑道：“當然是最好的。”

聽見這話，老板竟是把盒子蓋上，在腰間摸索了半天，取出了一個淡青色的翡翠小壺，材色青潤，無一絲絮狀存在，真是上好的材料，裏麵反描著一獨坐寒江邊的釣翁，不僅意境上乘，那筆法觸端更是纖細柔順，手藝是極難見的鬼工。

“開個價吧。”範閑接過來放在手掌裏把玩著、感覺掌心一片溫潤，手感非常好，有些癢，有些滑，有些潤。

“兩幹兩銀子。”老板麵無表情，似乎很厭煩有人來買東西，顯得有些愛理不理，反而讓範閑來了興趣，貨色確實不錯，老店的作派確實就是不一樣。

他想了想，自己在澹州存的銀子加上妹妹孝敬的全都給了弟弟去開書局，澹泊書局如今生意大佳，但後手的銀子還沒揣回自己身上，所以後來通過滕子京在公中調了兩千兩銀子，除去在花舫上喝花酒用掉的四百兩，最近七用八用，還剩下一千三百多兩，所以一皺眉說道：“八百兩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